



黑色抽象(纸本水墨)



卖马(纸本水墨设色)



三个枪手(油蜡、色彩、蛋、墨、麻纸)

# 袁运生：文化自信来源于对本土文化的认知

□李晓晨

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走向文明的自觉——袁运生艺术展”4月6日开幕。该展是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展览根据主题分为四个部分:水墨意蕴、道象、融贯中西、记忆,回顾性地展出袁运生自1960年代至今创作的水墨、油画、铜版画等141件,以及素描、速写等习作20多件。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首次公开展出。在本次展览中,袁运生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三个枪手》《嫁新娘》《海边太极》《驱鬼图》,著名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壁画原稿,以及高3.4米、长达27米的铅笔大稿等,涵盖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共16件。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对袁运生艺术创作中内在的思想空间进行了深入地阐释,他在前言中谈到:“根植于袁运生先生内在的中国文化经验,与其个人的性情和文化理想,毫无罅隙地完美融合在一起,最终越过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走向自我完善,他自信在生命意识、生存需求、宗教信仰、终极追求,在儒、释、道文化影响之下的造型必然有着可以延续的艺术因子,这种文化的自觉也使袁运生先生的作品中洋溢着自在与宏阔。”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在序言中,就袁运生的艺术精神诉求,进行了概括性地阐述:“他在作品中寄注的人文关怀和生命关切,更呈现出一位艺术赤子纯粹的心灵;他充满感性的表达和直抒胸臆的倾诉都直指艺术创造的本质,由此构成他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充满灵与

魂的交响,生命与人性的交辉。”

袁运生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其1955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受到董希文的启发,在创作上并未完全贴近苏派画法的影响,而是更倾向于印象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画风。1962年袁运生毕业后被分配至吉林省长春市工人文化宫美术组工作,其间在进行创作任务的同时,还多次外出写生,完成了60余件木板油画作品。1974年,为了创作《毛主席在陕北》等作品,赴陕北写生,创作了《延安白描写生长卷》等精彩作品。1978年,袁运生受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邀请赴西双版纳写生,完成了大量钢笔和墨笔线描作品,并以此为基础,1979年应张仃先生邀请,参与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创作,绘制了《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大壁画。由于在画面中部大胆绘入了三个裸体傣家女洗浴的场景,在当时引起中国美术界、文化界乃至思想界的广泛争论,也正是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标志性图像之一,也让袁运生及其艺术探索广为人知。

1982年,袁运生受到美国新闻总署“国际访问学者项目”的邀请,到美国参观访问,并被安排到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的多家美术博物馆参观,这些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绘画思想和语言方式。随后,他又接受北爱荷华大学、波士顿塔夫茨大学、史密森学院、哈佛

大学的邀请,作为驻留艺术家并最终在美国定居,直至1996年归国。此时袁运生接受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影响,在宣纸上用墨、蜡、色粉、油等材料,完成了大量带有强烈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在此过程中,袁运生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绘画思想中石涛的“一画论”,与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即兴感受结合起来,感受两者之间内在的关联性。也正是在不断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中,袁运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1996年,袁运生受中央美术学院的邀请,回国主持油画系第四工作室的教学工作,同时,其创作思想逐渐转向为建构新的中国当代美术教育造型体系而努力。此时的袁运生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考察中国传统雕塑的工作中,他相信要建立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和观念体系,造型是最为基本的内容,必须能画出中国人的形象,而不是从欧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创作体系中来。他说:“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如果你的心里头有文明自觉的意识,那么创作的时候你就会很明确,你就会围绕着一个问题来思考。”就像他在展览的自序中所谈到的:“文化自信来源于对本土文化的认知,有认知才能认同。”

展览期间,中国美术馆邀请众多专家学者,就袁运生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思想,展开了丰富的学术研讨活动。

展览持续至4月16日。

(图片由中国美术馆提供)

## 不在场的生趣

□贺 绚

认识王少军是从他做的雕塑开始的。尤其是近年来他的“角”系列光头形象的作品,比较多地让我们看到他的思想和人生态度。他所创造的这个形象实际上扮演了他精神世界里的一个主观角色,这个角色也代表了我们身边许多特定的人,跳脱出离纷纭时风和迷茫世相,在观察,在思考,在表达。

王少军从事的是西方美术,骨子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文人。中国传统文人面对现实时,出世和入世两种心态常常是纠结和对抗的,但是在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这种对抗,反而是他疏离于喧嚣现实的平静从容、自省真诚的乐观态度。这种态度是他做艺术的态度,也是他对于生活的态度,是现在许多艺术家所追求却不容易达到的一种状态。

有了这样一种“态”,再来看他在艺术各领域横跨版图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有生趣。时而放下雕塑转身提笔画水彩,心到手到,信笔勾勒,不事雕琢不炫技,似与不似,平淡优雅,回味无穷。就像是随手翻开了他的日记,跳跃而出的几篇散文,也或是几首浪漫小诗,温暖、质朴。这种随意的状态,应该就是他安享其中的真实生活。

不论是他的雕塑还是他的水彩,抑或是他的瓷器他的篆刻,他都一直以安放在自己独特的观察维度中的自由状态出现,并回归于一个平衡于艺术家本体和外界环境之间的精神家园。不论是何种艺术形式,每一件作品都走了心、动了情,是他在内心里不断触摸、不断感觉、不断追问、不断尝试所得到的,看似漫不经心却在不经意之间互相印证、互为补充。

“态——王少军2016水彩随笔”展览并没有展出他的雕塑,是他有意让他的雕塑不在场。这是一件比较让人琢磨的事情,时而在场,时而不在于场,时而直言不讳,时而意外反身叙事……何时无何态,逍遥我自知。他不紧不慢沉浸其中,是一种对自身以及自身所栖身的文化自信,是一个文化人的艺术修行,在当前期待价值回归趋大道的现实语境中具有很好的启示。



伦敦上班族



远程·精准



背 影



玉兰花开



彭赞斯港之夜色



扇面兰——《自有幽香似德人》

百炼工纯自天然  
——读《培森书画》随感  
□韩丽萍

为美”这样的学术理念,让他的书法艺术有了更加明确的学术追求和美学价值。

庄培森书画中所蕴含的书卷气得益于他爱读书的习惯。从庄培森的书中,感受到他这么多年确实读了不少的书,这与当今书坛许多不读书的书法家形成鲜明的对比,曾任中国书协名誉理事的萧劳对庄培森说:“作书须学问,否则俗且俭。学为书之神,学富笔纵横;学为书之骨,骨立书峥嵘。”无论在《培森墨韵》中,或是《培森书画》都可以看出庄老师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代的书法碑帖的精研,如对王羲之《兰亭集序》所体现的是“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的平和自然之美”,评价得非常贴切自然。深厚的文化修养,也让庄培森的诗文写得文采斐然,如他的咏兰诗“叶蕊含清露,风吹泽谷寒。蟾光怜玉影,相拂素波漫”,不仅是对兰花特性的写照,也体现出作者对于理想人格的向往。

庄培森的艺术修养一方面来自于孜孜不倦的读书和苦练,另一方面更与他现当代艺术大家的交往分不开。庄培森少时得益于收藏大家张伯驹先生启蒙,后师从书法家沈鹏先生,又受到黄胄、冯亦吾、启功、刘炳森、张荣庆、杨善深等指点。别的不说,单单说庄培森的启蒙老师张伯驹,即是一位大儒景行的“京华老名士”。为了不让国宝流失,他变卖家产买来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的《草书》等8幅书法,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张伯驹对尚年幼的培森说:“儒道释,任天真,聪明正直就是神。”虽然庄培森那时年纪还小,不理解这番话的意思,但时过境迁,当庄培森登泰山时看到石刻“聪明正直”四字,始有所悟,曾作诗以明志:“学书当纳百家,存率性天真之心,当然悟性必不可少,直道而行九死无悔,方能艺海探珠”。伯驹老人虽已仙逝,但他对艺术的真知灼见却深深地影响着庄培森的为人,也影响着庄培森的艺术境界,其谦和有礼、聪明正直的为人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人。古人讲,与贤者交,如入芝兰之室,能得到这么多大家的耳濡目染,对庄培森眼界和胸襟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魏峰说:“观培森道友诗书画颇有深感,培森吟诗立意高古,书艺清秀典雅,画作淡幽透韵而功力非浅,故而觉斯人前途无量,乃真才子也。”

作为专业书画家,庄培森秉持着“欲学艺,先做人”的原则,把艺术和人生融为一体,其文韵墨痕如一缕墨香弥漫于天地之间;其聪明正直的为人,亦如一股清新的空气浸润着当今的书坛。